

《胜乐轮经》 及其注疏解读

SHENGLER LUNJING JIQI ZHUSHU JIEDU

李南 校勘译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胜乐轮经》 及其注疏解读

SHENGLE LUNJING JIQI ZHUSHU JIEDU

李 南 校勘译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胜乐轮经》及其注疏解读/李南校勘译注.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004-5290-X

I. 胜… II. 李… III. ①密宗-佛经 ②胜乐轮经-
译文 ③胜乐轮经-注释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727 号

责任编辑 雁 声
责任校对 凌 云
封面设计 博整国际
版式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1201 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7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胜乐轮经及其注疏解读》序

方广锠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汉朝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从那时至今，佛经的汉译史，已超过2000年。翻译，是一种文化的嬗移。所谓“嬗移”，是我生造的一个词，指翻译把某种文化形态，从一个文化圈搬到另一个文化圈；在实现这种搬移的同时，那种文化形态本身，由于种种原因，必定会发生某种变异。正是由于嬗移规律及其他一些规律的相互作用，2000年来，印度佛教演化为中国佛教，成为与儒教、道教鼎足而立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某一区域文化的形成，由多方面因素决定，包括地理风土、人种民族、社会习俗、历史积淀等等。所有这一切，铸成这个区域的人文风格。这种人文风格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会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人类社会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新的文化形态的植入，一定会经历一个被本地文化筛选、融化的过程。当然，这里还必须考虑文化传播的“势差规律”。也就是说，如果外来的是一种强势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先进文化，则本地文化的筛选力就相对较弱，强势文化会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外来的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则它能否在新的地区立足，完全取决于本地文化的包容开放性，或者封闭排外性。即使本地文

化是开放而包容的，外来的文化也有可能完全被本地文化淹没，比如开封犹太教。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印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的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根基。所以，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过本土文化长期的筛选、浸润、濡化，它的某些不适合的部分被改造，它的某些能够为本土所用的部分被吸收，最终被纳入大一统的中华文化怀抱中。

密教是印度佛教晚期的重要派别。原本讲究出家禁欲的佛教，如何最终演变成一个宣扬双修胜乐的密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往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佛教受婆罗门教左道性力派影响的结果。现在也有学者主张中国的道教在上述演变过程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后一种观点涉及到笔者近些年来一直在探讨的、佛教发展中的中印文化汇流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在此无法展开。我想指出的是，当宣扬双修胜乐的密教于宋代传入我国内地时，内地的主流文化开始进入宋儒时期。宋儒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当然不能赞同双修胜乐这类东西的存在。根据历史记载，当时有些密教经典刚刚翻译出来，就被朝廷下令烧毁，禁绝流通。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本地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筛选与改造的一种表现。但双修胜乐类经典及修持法，在西藏却得到欢迎并发展起来。无论在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还是后弘期，这种修持始终被视为密法的正统，这类经典自然也绵延不绝。

双修胜乐是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我国西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在汉文大藏经、汉文佛教典籍中却付之阙如。有些汉文佛教典籍涉及到这个问题，但隐隐约约，语焉不详，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遗憾。前些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佛教瑜伽士陈建民先生的《曲肱斋全集》。陈建民先生对密教的理论与实修，都下过很深的功夫，《曲肱斋全集》就是他一生修持的总结。但是，这毕竟是陈先生个人的总结，而且偏重于藏密。

《胜乐轮经》是印度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研修双修胜乐的重要经典。现在李南将它的前4品及其注疏翻译出来，定名为《胜乐轮经及其注疏解读》正式出版，进一步打开了印度佛教密宗无上瑜伽部堂奥的大门，为我们研究印度密教，研究汉传密宗与藏传佛教，研究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流，都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这是应该庆贺的。

关于《胜乐轮经》的价值、版本等有关情况，李南在她撰写的《引言》中已经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无须我再赘言。此书原稿是李南师从季羨林先生攻读博士时撰写的博士论文。其后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充、修改，几经寒暑，终成此书。翻阅她的书稿，我不禁想起《续高僧传》中的记载，隋朝著名的佛教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彦琮曾经这样说过，一个好的翻译者应该具备如下八项条件：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銜，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①

我想，从梵文原文翻译《胜乐轮经》，八备缺一，也难胜任。由李南翻译《胜乐轮经》，可谓得人。

最后想说的是，《胜乐轮经》全部51品，《胜乐轮经及其注疏解读》只翻译了其中4品，还有47品没有完成，任重道远！希望李南克服困难，用当年季先生翻译《罗摩衍那》的精神，早日把

^① 《大正藏》第50卷第439页上栏到中栏。个别文字依据校记校正。

《胜乐轮经》全部翻译出来，贡献给大家。人一辈子其实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能够做好一件、两件，也就算不枉此生了。愿与李南共勉。

2005年9月1日于英国伦敦

目 录

序	方广铝 (1)
引言	(1)
本书使用的符号及拉丁缩写	(17)
Śrīherukābhīdhānatantra与Śrīcakrasaṃvaravivṛti	(20)
Maṇḍalāvatārapaṭalaḥ Prathamah	(20)
Cakrapūjāvidhipaṭalo Dvītiyah	(84)
Dakṣiṇābhiṣekavidhipaṭalas Tṛtīyah	(105)
Vīrayoginyādvayaṃ Nāma Vidhipaṭalaś Caturthaḥ	(119)
Tantrarājaśrīlaghusaṃvaranāma 与Śrīcakrasaṃvarapañjikānāma	(127)
dkyil ḥkhor du ḥjug paḥi leḥu ste dañ po	(127)
ḥkhor lo mchod paḥi cho gaḥi leḥu ste gñis pa	(179)
yon tan dañ bcas paḥi dbaṅ bskur baḥi cho gaḥi leḥu ste gsum pa	(195)
dpah bo dañ rnal ḥbyor ma gñis su med par dgod paḥi leḥu ste bshi pa	(207)

胜乐轮经与胜乐轮注	(214)
第一品 入曼荼罗（仪轨）	(214)
第二品 轮供养仪轨	(280)
第三品 胜妙灌顶仪轨	(293)
第四品 英雄瑜伽母无二仪轨	(303)
参考文献	(308)

引 言

《胜乐轮经》或曰《如意轮总持经》(Cakrasaṃvara)^[1]为佛教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重要经典之一。此经大约成书于公元8世纪初。历史上,《胜乐轮经》曾有过很多注疏,其中重要的如下:訖瑟吒遮利耶第一(Kṛṣṇācārya I, 800—1040 之间)的弟子訖瑟吒遮利耶第二(Kṛṣṇācārya II),福称(Bhavyakīrti, 9 世纪),胜贤(Jayabhadra, 10 世纪),贤迹(Bhadrapāda, 10 世纪)^[2]。有如此之多的注疏,这部经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然而,这样一部重要的佛教密宗经典,无论是经文还是注疏,均仅有藏文译本,却无汉译见诸于世。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特收集了现存的三种《胜乐轮经》和两种婆和婆吒(Bhavabhṭṭa)著《胜乐轮注》的梵文手稿,并参照藏文大藏经中相应的藏文译文,运用佛教文献学的方法,对《胜乐轮经》与《胜乐轮注》的前四品进行了对比、校勘、拉丁字母转写等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翻译和评注。

关于《胜乐轮经》,笔者手头现有三个梵文写本,皆名为Śrī - herukābhīdhānatantra (《吉祥亥如伽论怛特罗》),共 51 品,约 1,700 颂。其来源为:1. 印度巴罗达东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Baroda)保存的天城体校勘本,共 26 叶,编号 13285,用字母

A 表示。2. 同一研究所保存的另一贝叶经写本，用尼瓦里 (Nevārī) 的菩巾鹿罗 (Bhujimola) 字体书写，共 38 叶，编号 13290，用字母 B 表示。3. “尼泊尔—德国写本保护项目 (Nepal—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 提供的天城体写本，编号—410，共 25 叶，规格为 154 毫米长，30 毫米宽，用字母 C 表示^[3]。此经的藏文译本来自日本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Vol. 165, No. 16 (Tantrarājaśrīlaghusambaranāma, 汉译《(吉祥) 上乐本续王略要》，以下简称为 Laghusaṃvara)，影印本页 25 - 4 - 8 ~ 40 - 5 - 3，木刻本页 58b5 - 96b1，由大译师仁钦桑波 (rin chen bzan po, 宝贤, 958—1055 年) 翻译。

书末题记 (Colophon): 梵文为: (A26b1) (B38a1) (C24b9)^[1] iti (B38a2) śrīherukābhīdhāne mahātantrarājalakṣāntapāṭi^[1] cotta- (C24b10) rottaraṃ (A26b2) rājā sarvamantrāṇām śrīherukamahāvīrapaṭhi- tasiddhasarvajñaparājitaḥ ādisiddhi cottaratan (B38a3) traṃ || (C25a1) śrī - cakra (A26b3) saṃvaram nāma mahāyoginītantrarāja ekapañcāśatimaḥ paṭalaḥ samāptaḥ || ye dharmāhetuprabhavāhetu te (C25a2) (A26b4) śāṃ tathā- ga (B38a4) to hy avadat teṣāṃ ca yo nirodha evaṃ vādī mahāśramaṇaḥ || deyadharma 'yaṃ pravaramahāyāyinyah^[2] || (C 结束); B: śrī - śikhamaṇḍayā pustakaśrutam || A: (A26b5) ṛyo tu ne samvat 1050 kār- tikamāse śuklapakṣe pratipadāyām tithāv^[3] ādityavāra (A26b6) sara etad^[4] dine nepālpradeśīya vajrācāryadharmaharṣeṇedaṃ^[5] pusta- kaṃ prācīnatālapatrapustake dṛṣtvā likhitam iti || (A26b7) yādṛśaṃ pusta- kaṃ dṛṣtvā tādrśaṃ likhitam mayā || yadi śuddham aśuddham vā śodhanī yaṃ budhair janaiḥ || śubhaṃ bhūyāt ||

[1] °pābhi C [2] °mahānayāyinyah BC [3] tithau A [4] °vare eted A

[5] °harṣeṇa idam A

其译文为: 是为《吉祥亥如伽论》中从总数为十万的《大怛

特罗王》中选出的胜中之胜，为一切圣典之王，是修成吉祥亥如伽大英雄的一切宣说之最胜光辉，是殊胜怛特罗之第一悉地。名为《吉祥胜乐轮》的大瑜伽母怛特罗王的第 51 品到此结束。宣说法无因、生无因并如是寂灭的如来，便是在此说教的大沙门^[5]。此（抄本）系奉行最高大乘（佛教）天母的施物。（C 本到此结束。）

（B 本：从吉祥悉佉陀处闻听此书。）

（A 本：ryos（？）于尼泊尔纪元 1050 年^[6] 羯栗底迦月^[7] 白半月初一星期日这一天，在尼泊尔国，看到置于面前的贝叶经上的这一写本，以金刚乘之乐抄写下来。我是按照所见的写本之内容抄写的。所写内容是否清净，智者自去辨别更正。祝愿吉祥。）

从三个梵文写本的题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信息。首先，关于《胜乐轮经》的来源。题记中的第一句话是：“是为《吉祥亥如伽论》中从总数为十万的《大怛特罗王》中选出的胜中之胜，为一切圣典之王。”这里提到了数以十万计的《大怛特罗王》一书为此经的来源。婆和婆吒著《胜乐轮注》第一品也写道：“世尊为了吉祥胜乐轮的各种胜解，从数以十万计的《根本续》中精选出这一部（怛特罗）并开示之。”[（T1b7）（N2a5）bhagavān śrī - cakrasaṃvarādhimuktānām arthāya lakṣapari(N2a6)māṇān mūlatantrāt tad ākṛṣya deśayate ……]。再看此经的开头，第一句就是“唵！向吉祥胜乐轮致敬！”[(A1a1)(B1a1) oṃ namaḥ śrīcakrasaṃvarāya ||]而不同于一般三藏中经一类的著作，它并未以“如是我闻”的字样打头。对此应如何解释呢？关于十万（品）的《大怛特罗王》或《根本续》，布顿大师写道：“在此动摇不定的世界中，……有十万品的《胜乐广续》（存于天界），有十万颂的《胜乐后续》……”^[8]日本学者津田真一通过考证，认为根据布顿和宗喀巴所说，共有三种不同的有关胜乐的根本续，1. 传说中的十万品的根本续；2. 被称作 Abhidhāna（论说，言诠）的号称有三十万颂的

根本续，亦即篇幅长的 Abhidhāna；或者十万颂的短 Abhidhāna，又称《等虚空续》（关于《等虚空续》（Khasamatantra），婆和婆吒在他的注疏本中也数次提到）；3. 现存的《根本续》，亦即此 Śrī - herukābhidhānatantra。^[9]另一方面津田真一又指出：尽管许多秘密经典都提到那些鸿篇巨制的胜乐金刚根本续的存在，并声称 Śrī - herukābhidhānatantra 是从中产生的，但与此同时，却从未有人从这些大部头的怛特罗中直接引用过原文^[10]。因此，这些巨著是否子虚乌有，还是早已失传，抑或是因其他缘故不见其踪，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藏文秘密经典中有多种《胜乐轮经》的注释本。据布顿统计，关于“胜乐根本续释”的著作共有十一种^[11]，大都译自梵文，并且基本都是为 Laghusaṃvara 作注疏的，可见 Laghusaṃvara 亦即 Śrīherukābhidhānatantra 的重要性。如前所述，本书所论及的婆和婆吒著的梵文写本《胜乐轮注》也是对该经的注释。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现存于世的《胜乐轮经》应就是 Śrīherukābhidhānatantra (Laghusaṃvara)。

再次，关于写本的抄写者以及他们如何获得此经，C 本未曾提及。B 本称“从吉祥佉悉门陀处闻听此书”。悉佉门陀 (Sikhamaṇḍa) 一词意为砍头者，阴性，大约为某位诛魔的佛母或某位瑜伽女的名字。但 B 本中无抄写者的情况。A 本中有关于抄写的时间、地点较为详细的介绍，只是未具抄写者的姓名。

另外，前已提到，此经的藏译本是由佛经翻译史上首屈一指的藏族大译师仁钦桑波亲自完成，足见《胜乐轮经》在密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下面谈谈《胜乐轮注》。已知现存的为《胜乐轮经》做注疏的梵文写本中，有一种曾存于西藏的萨迦寺 (Sakya)，后收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同一作者同一题目的另一种梵文写本又存于尼泊尔国家档案馆 (Nepal National Archives)，其缩微胶片还保存于

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世界宗教高级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为了论述方便,我在下文中,将尼泊尔的写本简称为 N 本,将西藏的写本简称为 T 本。该注疏的藏文译本来自日本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Vol. 48, No. 2119 (*Śricakrasaṃvarapañjikānāma*, 汉译:《吉祥轮制细疏》),影印本页 207-5-6~256-2-5,木刻本页 159a6~280a4。译者为米年多杰 (mi mñam rdo rje, 不等金刚) 和仁钦扎 (rin chen grags 宝声)。

两种梵文写本的大致情况是, N 本在“尼泊尔—德国写本保存项目” (Nepal—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 中编号 (reel. No.) 为 B112/21—113/1, 在纽约州立大学世界宗教高级研究所保存的佛教梵文写本缩微胶卷目录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A Title List of the Microfilm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1975) 中编号为 MBB—1471-33。N 本的书写材料为贝叶, 共 153 叶, 规格为 270 毫米长, 50 毫米宽, 每页均正反两面书写。每面六行, 无遗失叶数。此写本以梵文菩巾旄罗 (Bhujimola) 字体写就, 共 51 品。写本抄写年代为公元 880 年后, 著者为 Bhavabhāṭṭapāda (以上资料为纽约提供的缩微胶片所附录)。

T 本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中编号为 82。该目录还提到, 此经共 54 叶, 叶数全, 著者为 Bhāvabhāṭa, 汉译名称《胜乐轮注》, 并注明无汉藏译本 (从下文中可以看出, 实际上藏译本存在)。据印度学者罗睺罗提供的情况, 此注疏的作者为 Bhavabhāṭa, 书写字体为梵文的俱胝罗 (Kuṭīla), 共 54 叶, 叶数完整, 贝叶的大小为 22.25 × 2 (单位: 英寸), 约为 565 毫米长, 51 毫米宽; 每面分 7 行书写。^[12] 在罗睺罗所编的西藏梵文写本目录中, 编号为 290。

两种写本的原件笔者均未接触，手中所有的只是从缩微胶片放大的影印件。即便如此，从中也不难看出，两写本均称得上是书写工整，字体端正优美，大体来说尚清晰可辨，但也有模糊难辨的磨损处。

纽约提供的胶片虽称无缺损叶数，但笔者所得到的却缺叶 N3b 与下一叶的 a 面，不知何故。此外，N 本的最初数叶，无论编号顺序还是排列顺序都较为混乱。如有两叶编号为 6，又有两叶编号为 8。为了区分清楚，我在转写中，用 N6₁ 表示按顺序应排在前面的叶 6，如 N6_{1a1} 表示此第六叶的 a 面第一行；而用 N6₂ 表示按顺序应排在后面的叶 6。对编号为 8 的两叶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排列顺序混乱的情况为：N1b 排在 N8_{1a} 下；N2b 排在 N1a 下；N4b 在 N8_{2a} 下；N8_{1b} 在 N3a 下；N8_{2b} 在 N2a 下。另外，编号叶 32 缺失。

N 本始于 N1a₁，止于 N153a₅。书末题记为：iti śrīcakrasaṃva-(N153a₄) ravivṛtāv ekapañcāśattamaḥ paṭalaḥ samāptaḥ. kṛtir iyaṃ paṇḍitācāryabhavabhāṭṭapādānām. granthapramāṇam asya sārḍhatri(N153a₅)sahasrāṇi, aṅkenāpi sahasra 3 śata 5. paṇḍitācār - yabhavabhāṭṭakṛtśrīcakrasaṃvarapañjikā samāpteti. laghutantraṭikāśrī ... pustakaṃ.

译成汉语，即：《吉祥胜乐轮注》第五十一品到此结束。此（书）由尊敬的贤哲阿闍梨婆和婆吒造。它的篇幅为三千五百亦即三千五百颂。贤哲阿闍梨婆和婆吒所造《吉祥轮制细疏》到此结束。小怛特罗注疏，吉祥……（？）书。

T 本始于 T1b₁，结束于 T54a₄。书末题记为：

(T54a₂)iti śrīcakrasaṃvaravivṛttāv ekapañcāśattamaḥ paṭalaḥ saptāptaḥ^[1]. kṛtir iyaṃ paṇḍitācāryabhavabhāṭṭapādānām. deyadharmo 'yam pravaramahāyānaya(T54a₃)yinaḥ paramaśākyabhikṣudharmakīrter. yad atra puṇyaṃ tad bhavatv ācāryopādhyāyamātipitṛpūrvanāgamaṃ klatva^[2]

sakalasattvarāṣer anuttarajñānāvāpta iti. mahārājādhirājaparama-
śvaraparamabhāṭṭāraka śrīmacchūrapāladevapādīya^[3] samvat 1 kārtikā-
dine 4 likhitam idaṃ pustakaṃ kānta(54a4)bodhibaleneti. grantha-
pramāṇam asya sahasra 3 sa^[4] 5.

[1] saptāptaḥ 应读 samāptaḥ。 [2] klatva 应读 kṛtvā。 [3] °devapādīya, 在书末题
记中, 这里通常应读 °devasya rāje。 [4] sa 应读 śata。

其汉译为:《吉祥胜乐轮注》第五十一品到此结束。此(书)由尊敬的贤哲阿闍梨婆和婆吒造。此(抄本)系奉行最高大乘(佛教)的最胜释迦比丘法称的施物。愿此中功德能令以规范师、亲教师、母亲和父亲为先的一切有情证得无上智慧(果)!此书于尊敬的伟大的王中之王、最高的主宰勇护(Śūrapāla)陛下统治时的元年,羯栗底迦月,初四,由敬爱的菩提力抄写毕。它的篇幅为三千五百颂。

关于著作的年代,包括成书年代以及抄写年代,N本中没有写明,或许是该书到此尚未结束,末叶遗缺也未可知。T本中虽未写明《胜乐轮注》的成书年代,却注明了其抄写年月,“此书于尊敬的伟大的王中之王、最高的主宰勇护(Śūrapāla)陛下统治时的元年,羯栗底迦月,初四……。”九世纪至十二世纪,在孟加拉地方有一著名的波罗王朝(Pāla),曾大力扶持佛教密宗。题记中提到的勇护即为该王朝的一位国王。据梅布尔·达夫著 *Chronology of Indian History* 所言,波罗王朝大都以国王即位纪年来标明年代^[13]。因此,这里“……勇护陛下统治时的元年”应为勇护国王即位的第一年。梅布尔·达夫又称,波罗王朝的统治者中,曾三位勇护国王^[14],而根据铭文记载,1026年,勇护二世的儿子 Mahipāla(大地之主)在位时,他的两位王子修葺了一座佛塔^[15]。其时正当穆斯林国家对印度大举入侵行将停止、密教得以在波罗王朝大力发展之际。故题记中的勇护国王应为勇护二世,而菩提力抄写《胜乐

轮注》的年代应为十一世纪初年。抄写的年代为公元十一世纪初期，成书的年代自然应早于此。关于抄手，文中已明确指出其姓名：“此书……由敬爱的菩提力抄写毕”。但对菩提力除姓名外的其他情况并未介绍。

N、T两写本内容完全一样，系同一作者婆和婆吒所著《胜乐轮注》两个不同的抄写本。N本字体为菩巾旄罗 (Bhujimola)；T本字体为俱胝罗 (Kuṭila)。Bhujimola 来自动词词根√bhuj，意为弯曲，使弯曲。而 Kuṭila 来自字根√kuṭ，主要意义也为弯曲，使弯曲。两种字体的特点，皆为字母顶端的一横非直状而呈弯曲状。两种字体很相似，但也有些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某些辅音字母的连写上，如 kṣ, jñ, hv 等等。

上述各种《胜乐轮经》与《胜乐轮注》写本所使用的语言，皆为比较规范的古典梵文，基本符合古典梵文的文法以及连声规则。但也有不符合连声规则的现象，主要表现为：

尾音 m 在初音辅音前常常不是变为 Anusvāra，而是变为与此辅音（多为颞音、顶音、齿音和啞音 s）相应的鼻音。如：(T1b2)madiran dhana°，尾音 m 在浊音齿音前变为 n；(T1b1；N1a2) evañ caturbhir，尾音 m 在清音颞音前变为 ñ；(T1b2) sthānāsan nicito，尾音 m 在齿音鼻音前变为 n。

关于 Avagraha 的用法有时也很特别。如：(T1b7；N2a6) vajravārāhyā 'dhyeṣitasya，应为 vajravārāhyā（阴性，从格，单数）adhyeṣitasya；(T1b3；N1b2) api 'ṇḍārthaḥ，应为 apy aṇḍārthaḥ。

Visarga 的用法有时也很不规范。如：(T2a4；N3a4)，T本中：ataḥ cābhidhāna，而 N本中为 ataś cābhidhāna，N本更符合规范的古典梵文连声规则。

有时将 ṣ 写作 s，例如：(T10a5；N26a3) kasta，应作 kaṣṭa。

尾音清音在初音浊音前不浊化的现象也常见到。如 (N1b1)